

麻阳作家作品精选（2013）

长河人



焦玫 黄军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序

耕耘的喜悦

焦 玫

曾国藩有言“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此胸襟近于圣人，非我辈所能企及。我辈凡人，不可能有不耕耘的意外收获，更不希望在千辛万苦的耕耘以后颗粒无收，耕耘后要有收成才会有成就感、幸福感。

这本《长河人》就是我们麻阳作协全体会员辛勤耕耘后的收成。她的诞生，于麻阳作协而言，毫不夸张的说绝对是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曾记得年少轻狂时，在一家企业工作，集结了几个文学发烧友，自刻自印了一个叫着《勿忘我》的油印本，双月刊，历时二年余，出了13期后，因我的工作变动而无疾而终。但其间结交的一些文友，现在依然是我生活中的挚友。

我很欣慰的是，我在历经沧海后，还深深地爱着文学。我更欣慰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和我同行，走在文学的路上。

记得是2003年，我在湘大学习期间。我的室友曾明先生告诉我说麻阳成立了一个文学协会。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县里还有这么一个协会？心里暗想一定要加入。机缘巧合，回来后经张盛斌先生和黄军先生引荐，很快融入了这个团队。2005年，经过推举，我诚惶诚恐地接过了已经更名为“麻阳作家协会”这面大旗，当上了掌门，并且一当就是8年多。不经意间，我的人生轨迹已经和麻阳作协这个团队有了交集。

十年间，麻阳作协在磕磕碰碰中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老话说，“文人相轻”。但我们麻阳作协却展示了良好风格，坚持“文人相亲、互帮互助、抱团发展、整体展示”的宗旨，共发展会员58人，其中省级会员8人，市级会员24人。张盛斌、张铎、焦玫、黄军、滕瑛等五个同志先后参加了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张盛斌、焦玫、张铎、黄军、张元和、滕瑛等六人公开出版了8本个人文集，全体会员在市以上刊物发表作品1561篇（首）。作协坚持定期采风活动，县外采风活动一年一次，县内活动每年数次，既有山水观光又有民俗享受，如镇远探幽、猛洞河漂流、芷江寻古、九龙湖采风、枫树坳访古、饱冬节寻源、四月六对歌、傩堂戏观摩、木偶戏欣赏、老司迁阶探秘等。而且，作协还积极承办文学笔会，如2009年，成功举办了有水运宪、冯明德等著名作家和《文学界》、《散文诗》编辑、怀化籍名作家参加的“走进寿乡”笔会；2012年主办溪口元宵笔会；2013年承办怀化作家麻阳行笔会。作协还注重阵地建设，主办了《长河》纯文学刊物，2006年开始创刊，到现在已经出刊14期，发行到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刊物成了麻阳本土作家成长的摇篮，我们这本《长河人》的大部分文章就选自于这本期刊。

《长河人》是由麻阳作协43名会员送来的作品里选出的87篇文章组成，共分三个部分，包含了小说、散文、诗词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绝大部分素材都取自于麻阳苗乡这块丰富多姿的热土。“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冰糖橙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三大元素都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靠近江面的一边，一位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的大爷闭着眼睛正唱得起劲！”（傅迎春《中午，风雨桥的对话》）；“乡土之上，阳光染红的橘子被一只只秋风的手轻轻托起。多么诱人的脸庞！诱人的脸庞洋溢幸福和吉祥的橘子啊，是一个个刚刚出闺的苗家姑娘。”（张盛斌《寿乡的橘子》）；“在这座山上/只有一朵玫瑰/于无人处作文，写诗”（张铎《花果山》）。诚然，会员的语言风格迥异，或平实、或飘逸、或瑰丽、或诙谐，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阳光、真实。我想，没有人会拒绝灿烂的阳光，没有人会忽视真实的情感。如果，你想了解麻阳苗乡的山水风光、风土人情，请走进《长河人》，她

不会让你失望的。

秀丽锦江水滋润了麻阳人的心田，巍巍西晃山陶冶了苗乡人的性情，有这样灵性的山水，就必定有灵性的文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相信，有了麻阳作协这么一个团结、勤奋的团队，《长河人》一定会在历史的长河里航行得越来越远……

目 录

序 焦 玫

小 说

钓 事 陈 泽

面 试 陈湘评

归去的梦 黄 军

狗牯三章 焦 玫

小小说二题 向秀煌

散 文

一个人走（外三章） 傅海梅

我的“嬢嬢”（外二章） 傅迎春

故行郭公坪 贺世林

我的家乡——麻阳 胡江波

镇远行（外一章） 黄泽生

为情所欲（外一章） 李 丹

名著新解（三章） 刘昌春

回 声 刘大程

家书一隅（外一章） 刘红梅

长河往事 龙绪怀

寂寞是爱的一只眼睛（外一章） 龙志远

左手幸福，右手快乐 莫偲苓

橘子红了（外一章） 木 兰

凤凰夜语（外一章） 欧晓晴

母亲，您还好吗（外一章） 舒建桥

一辈子一次初恋的美好（外二章） 唐 郡

雨忆沱江镇 滕绿凤

九龙湖一瞥 滕永红

霸蛮的湘西（外一章） 汪发国

湘西枫（外一章） 吴昭元

探险岩口山 薛重庆

山 魄 薛祖国

枣树情 曾代兵

爱落红尘（外三章） 张二丹

西晃之“苦”（外一章） 张 杰

寿乡写意（外一章） 张盛斌

安静的发屋 张小艳

一生的外婆 张 瑜

苗乡风雨桥 张元和

马背上的感悟 云 海

早凋的玫瑰 郑春华

怀念爷爷 郑从金

诗 词

因为你——致文字 黄煜巽

词十二首 彭代海

歌词二首 杨旭东

走近寿乡 张 铨

秋 歌 张 良

格律诗四首 明艾

后记 黄 军

小说

钓事 陈 泽

—

桐云镇马家湾村党支部书记马三是被一泡尿胀醒的。马三睁开眼睛，狭小的房间被电灯光照得雪亮。呼啸的北风从窗棂缝隙挤进房内，但里面浓重刺鼻的酒味还没有消散。马三一阵恶心，胃里翻江倒海，差点又要吐起来。头还是晕乎乎的胀痛。马三慢慢地记起白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在明轩酒家与吕副县长、畜牧水产局余局长喝酒，结果，被两位老领导灌得一塌糊涂人事不省。马三打了一个尿颤，摇摇晃晃穿过室外走廊，朝拐角阳台的厕所走去。

窗外的雪，在呼啸的北风中翩翩飞舞。阳台栏杆平台，铺满了洁白的雪花。一瓣一瓣的银蝴蝶漫天飞舞，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吕副县长、余局长一行四人来桐云镇，是给特困户拜年。每年的年根岁末，阳城四大家领导以及大小各局头目，总要在自己主管领导的带领下，深入全县三十个乡镇，与特困户共度春节。这一盛举曾经被省报驻市记者站站长写成通讯，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一时间，阳城这个名字传遍神州大地。给特困户拜年，大不了就是二十斤白肉，两瓶酒，三百块钱，或棉被或衣物或农资什么的。这次吕副县长来，本来是到木瓜村黄牯家，这是全县少有的特困户，弱智，一家四口，不会做阳春种菜，只会把饭煮熟。四口人仅五只饭碗。每年吕副县长总要比别人多争些救灾物资来救济他们，自己也要塞给他五百元钱，随行人员，三百两百捐资，成了惯例。但到桐云镇，马三总死缠烂打让他脱不开身，说无论如何也要给马家湾的特困户松松救济一下。吕副县长对马三的要求并不生气，反而喜欢马三这种性格，主要原因他们三人出身行武，又都在一个野战军团一个营服过兵役。吕副县长当营长的时候，正碰上中越关系恶化而开战，余局长是吕副县长手下的一连连长。战争中，吕副县长带领全营奉命大胆巧妙迂回包抄，取得辉煌战果。战后回国被评为一等功臣，擢升为团长。余局长也顺利的当上营长。之后，吕副县长转业回阳城工作至今。就在这一年，马三高中毕业，应征入伍，碰巧又分到余营长麾下。三人很自然就成了铁哥们。就凭这层关系，马三总能从老团长并不多的农划资金里“钓鱼”。每次，吕副县长与余局长来桐云检查工作，马三都在场，久而久之，村干部们给马三戏谑的取了“马尾巴”的外号。下午的宴席是镇政府做东，做陪的有镇长雷军、办公室主任刘鸣。吕副县长二十年的军旅生活，锻造出耿直憨厚而豪爽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得到淋漓尽致展示；特别是坐在酒桌上，这种性格就尤其突出。酒是阳城自己生产的“阳城大曲”。酒宴一开，大家共同干了三杯，取“三杯过后尽开颜”之意，之后就可以自由敬酒。大家相互说了一些祝愿的吉利而俗套的言辞。

东道主雷军率先站起来向吕副县长敬酒：“祝县长大人在新的一年里，钓鱼开心，日子快乐！”雷军有意把“钓”字读出的声音特别重，这话里就有了很多让人琢磨、让人玩味的意思了。大家听后，会心大笑。

雷军的话正挠了吕副县长的痒处。在阳城哪个不知道吕副县长酷爱钓鱼，他曾经代表阳城钓协参加市钓协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钓鱼竞赛活动”，一举夺得冠军！

吕副县长听后，对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镇长雷军直夸“小雷不错，小雷不错。”

吕副县长一杯酒下肚，正色道：“刚才，小雷说到钓鱼，这多年来，我感悟很多。我查阅史书资料，发现我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中，钓鱼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吕副县长已经摆出一副准备长篇大论的样子，接过雷镇长奉上的精白沙香烟，点燃，深吸一口，徐徐地吐出一缕轻烟，接着说：“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学会了钓鱼，比西欧国家要早3500多年。那个时候，钓鱼用的鱼钩是畜骨磨

制而成，代表人物有神农、黄帝、舜帝。我国最早的《钓经》要比英国13世纪的《钩钩》早1000多年。我国关于钓鱼的神话故事很多，其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那是千古传诵，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贺龙、任弼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钓鱼故事呢！”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吕副县长的论述，心想不要看吕副县长五大三粗，肥胖的脸上眼袋凸出，将眼睛挤得只剩一道狭小的缝隙，但肚子里的学问可深呢！

“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深秋的一天。这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攻占了永顺城。大战后，指战员和战士们疲惫不堪，官兵们都希望在永顺城里睡个大觉。但是，当时，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带领红军主力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更好地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就必须拖住敌人。贺龙、任弼时带领的红军刚进城几个小时，敌人就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来，形势十分危险。在这危急关头，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贺老总和任政委却拿着鱼竿走出永顺城西门，来到猛洞河边钓鱼了，战士们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可急坏了，都什么时候了，首长们还有这份闲情逸趣？！一个时辰过去了，首长们回来了，警卫员手里提着几条十来斤重的红尾鲤鱼，谈笑风生，淡定从容，看不出一点要打大仗突围的表情。原来，两位首长为稳定军心，以钓鱼为幌子，行侦察之实，勘察好了突围的路线和研究了行动方案。当晚，军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趁敌人不备，烧掉河桥，安全突围。当敌人畏首畏尾进城后，我军已经转移到深山丛林，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大家交口称赞，万千感慨。

除此而外，马三对吕副县长的酒量可以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凡敬酒者，来者不拒，豪饮无常，没有醉态。据余局长在一次宴席上说：有一天吕副县长带着余局长到邻县考察水产网箱养鱼工作，当时吕副县长、余局长、畜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和小车司机四人，司机滴酒不沾。余局长很是担心，像这样外出考察，主人会想方设法灌酒以示好客贤惠。有时不灌醉客人，仿佛对客人有所不恭。彼此一样，余局长有意暗示吕副县长多带些能喝善饮的人一起去，免得铩羽而归出洋相。吕副县长轻描淡写地说：“兵在精在勇。去多了，没用，反而碍手脚挡事。”当时主人看到我们只有四个人，就放松警惕，来了六个人陪酒。结果，被吕副县长灌得烂醉如泥。你们晓得我们县长与人家怎么喝？县长吩咐服务生拿来大碗，凡是给他敬酒的，都倒在碗里，六杯一口干，连干十来碗，真海量，神人呀！

马三虽然身体强壮，但喝酒这档子事就是狗肉上不得席面，顶多三四两的酒量。几番往来之后，音箱里播出《杜十娘》歌曲，曲调哀婉，悱恻缠绵。

吕副县长眉头紧皱：“放这娘们歌做什么，放军歌。”

“放军歌，雄壮的军歌。”余局长立即响应，“放《咱当兵的人》。”

酒吧里立即响起宋祖英清脆甜美的歌声：“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只因为我们穿着绿军装……”

大家酒意正酣，情绪激荡，觥筹交错，热血沸腾，击碗高歌。

马三觉得浑身的血液像阳河的长滩水，波涛汹涌而奔放，军营里的生活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几首军歌之后，大家又轮番给吕副县长敬酒。

“大家安静，安静。”余局长高声对大家说，“我们不要只顾灌酒，不摆点笑话，寡淡无味。”

“小余，那你先摆，啊，你先摆。”吕副县长发话了。

“遵命，团座。”余局长给吕副县长敬了一个军礼，逗得大家会心一笑，放下筷子，听余局长摆笑话。

“吕县长从部队转业之后，正是我担任三营长的第二年，阳城又有两个新兵分到我营，同时，还进来几个广州兵，在二连一排。盛夏的一天，是星期天，天气热得人只想钻岩眼，一个广州兵将裤衩脱下来，把一根冲锋枪挂在那家伙上面，在宿舍里转悠，满口广州腔的‘大家看呀，大家看呀！’炫耀那家业的雄壮气派。哪知，我们的阳城兵惹火了，当即褪下裤子，挂

上冲锋枪，外加两颗手榴弹，羞得广州兵有一滴屎味。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将那老乡喊到办公室，你们晓得那老乡是谁，我怎么骂他？”余局长讲到这里，有意住了嘴，浅浅地抿口酒，卖个关子，钓起大家兴趣。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盯着余局长削瘦的脸，有人惊愕地发现，余局长的脸，浓密的扫帚眉酷似我们的林副主席，特别是凝神思索的样子，简直不用特技化妆就可以出演林副主席的影视节目。

是谁呀？

谁这么凶，真是阳城英雄！

大家将眼睛瞪着余局长，等待答案。

余局长用手指着马三不语。

哇！哇！大家笑着。

“马哥，想不到你还这么凶。”刘鸣几分戏谑地说。

马三被弄得不好意思。口里申辩“讲鬼话，有听他的，他讲鬼话，你们还真相信？”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骂马三的？”余局长再次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

“怎么骂的？”大家好奇地瞪着余局长。

“我骂他，你那个家伙蛮上劲是吗，你挂一根冲锋枪和两颗手榴弹算凶？我们的吕团长，挂一根冲锋枪加六颗手榴弹呢！”

余局长说完，领头哈哈大笑。大家终于明白过来，紧跟着大笑不止。

“这个小余！”吕副县长一边笑，一边指着余局长佯骂，“这个小余，该罚酒，罚酒！”

“对，罚酒！”马三立即响应。余局长主动站起自罚一杯。众人又接二连三的讲了几个黄段子，酒性慢慢地上来了。

大家酒兴正浓时，马三拿出刘鸣为他写的《马家湾村关于维修竹冲水库所需资金的请示》递给吕副县长。

吕副县长瞄了一眼，正色道：“小马，今天我不接你的报告，咱们来硬的，喝一杯酒，奖两千元，怎么样？讲心里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小马醉酒？”

马三脸上有了难色，这杯子盛满足有二两，凭自己酒量，三杯只怕就要溜桌子，搞不得。就吱唔着：“我的酒量老首长晓得，我喝不得酒。这不要我的命”

“当兵的人，就那个屌样，喝！”余局长几乎是下军令了。

“马书记不喝，县长，我喝，一杯一千元。”雷军自告奋勇，撸着衣绣，跃跃欲试。

“喝，喝，这么好的生意不做，哈宝！”大家都在极力怂恿。

马三看着面前的酒杯头昏面热。已经喝了两杯，就感受到了酒的厉害，如果再喝几杯，身体消受得起？但是，年根岁末，面前都是老领导，这兴头和脸面可不敢伤。再讲，多年来，如果不是吕副县长处处照顾自己，马家湾的工作会一帆风顺？马家湾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少，主要来源两座水库的水面养殖承包，年收入仅五六千元，这点钱勉强能够维持招待来人和日常办公用费，还要一分钱掰成二分用。但马家湾村多年来，镇政府分派的各项税费，一分不增地摊到组到户到人。而村里的工资缺口部分都是马三厚着脸皮向眼前这些财神爷讨，才勉强维持下去。不要说喝杯酒奖二千元钱，不要钱，吕副县长叫你喝也得喝，还讲什么条件？马三想到在此，心里陡然蹿起一股豪爽之气，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喝，喝，只要老首长和在座的高兴，有讲老首长喝酒奖钱，有有钱也得喝。”

“马书记，这生意搞得，喝吧！”大家再次怂恿。

“小余数着，这酒量呀，是练出来的，多醉几次，自然就能喝啦。我讲话是算数的，今天就看小马自己了。”吕副县长再次鼓励。

马三满桌扫视一番，伸长脖子，仰头灌下两杯。

立即掌声响起来。

马三醉眼朦胧地看到吕副县长胖脸上老人斑在晃荡着欣慰的微笑，一桌人的脸孔表情一致的晃动。

刘秘书又斟满马三的酒杯。

马三端起酒杯时碰翻了桌上的碗，浅半碗菜汤泼在酒桌上，马三又喝下一杯。就这样，马三连喝了四杯酒，趴在桌子上动弹不得，涎口水从嘴角悬挂而下，像隆冬屋檐口的冰挂。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高亢嘹亮的歌声在弥漫刺鼻的酒气菜味的房间里回荡。屋外，落着密密匝匝的雨雪。

吕副县长从小包里取出那份报告，签上从冬修水利专项资金里解决八千元字样，署上大名，递给刘秘书，并让他明天转交给马三。刘秘书将马三搀扶进房休息，酒宴进入尾声，大家喝了些开水，冲淡酒意，便各自散去。

马三将昨天发生的事情梳理清晰后，已经无法成眠。窗外的雪还在密密地飘洒。今天，村支部、村委会要召开竹冲水库水面养殖竞标抓阄会议。马三想把水库承包给松松。松松是马家湾村的特困户，同时也是马家湾村甚至是桐云镇乃至阳城的骄傲！去年高考，他的儿子马朝阳一举夺得全省文科状元，被人民大学录取，成了边远落后的阳城建国以来的第一人，被全县人们传为佳话。如果自己不帮助他，要顺利完成儿子的学业，那是很困难的。但是，今天的承包会议，肯定吸引了全村人。上届承包人猫皮养了三年鱼，发了财，家里竖了洋楼，大家盯着水库眼睛发红，流涎口水。但是又要扎阳人眼，让大家感到竞标的公正、公平、公开，又要使自己的愿望能够顺利实现而不为别人知晓，马三就得很好地谋划了。

二

马三走进桐云镇政府的时候，院内很清静。腊月二十一，桐云镇集日一过，政府干部如鸟兽四散。这些年，乡镇财政很紧，干部工资不能到位之外，还拖欠很多。幸好，桐云镇领导能力较强，四处化缘，八方乞讨，筹得笔钱，给大家发放了两个月的工资。虽然说是裸体工资，但干部们仍然脸带笑容地回家与亲人团聚。马三从干部们笑脸中读到了微不足道的满足和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新年毫无把握的希冀。

穷庙自有富长老。马三知道，政府再穷，只穷一般干部职工，那些手中掌握实权的大小头目们，依然是红光满面，脸上总是终日浮泛着虚假的自以为是的笑容。

马三走进办公室，刘秘书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

在桐云镇十六个村的村干部中，马三和刘秘书的关系最铁。明轩酒楼的账单，有许多是刘秘书代他埋单。除此而外，马三四处化缘的报告都是刘秘书书写和打印。刘秘书除了写公文之外，还写新闻，一年也有几篇豆腐干见诸报端。

马三每年都要给刘秘书熏炕一升腊狗肉和两腿猪圆尾肉，作为回报。这笔支出自然是由村里记账。马三知道，开年就是跨世纪乡镇大换届，刘秘书要上，少不了马三暗地里帮他使劲推一把。刘秘书在桐云镇工作五年了，年纪轻，城府深，对谁都是笑脸相迎，村干部对他评价很好。马三深信刘秘书是个不可多得的基层领导苗子。大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几人不是从秘书这行当起的头？毛泽东、邓小平青少年时候都当过秘书哩！

马三从刘秘书手中接过吕副县长签字的报告：“真不好意思，昨天出了洋相，差点醉死了。”

马三告诉刘秘书，年货准备好了，放在村长家里，过路下车去取。

马三拿好报告，高声的向刘秘书说祝过好年的寒暄客套话，走出政府大院。

雪还在飞舞。

去年，松松的独子马朝阳考上人民大学，开了桐云镇乃至阳城跨长江过黄河上京城先河。在去年上学之际，村里从原本紧张的经费了挤了500元，算是奖励给松松。

马三想把竹冲水库承包给松松。年承包金六千元。这笔钱还是马三给垫付的。

马家湾村的村部，设在村小。在阳城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灾中，座落在阳河畔的马家湾村遭

到没顶之灾。村小破旧不堪的瓦房被洪水冲毁得无影无踪。盈尺的淤泥里，青瓦像黄牛刺一样裸露着。灾后，马家湾村被列入全县重建学校，重新修建了这栋总投资十万元的崭新村小。村里也集资了二万元，搭伙建了村部。

马三踏着雪来到村小学里的村部。

村长马忠仁比马三小一辈，是马三一手提拔的复员军人，村民都说是马三的“跟屁虫”。

村部里早烧了一堆炭火。一屋子人挤在一起。有村干部，有前来参加抓阄的村民、有闲来无事专看热闹的群众。马三在走廊上拍掉头上身上的雪。

松松蹲在一边，默默地吸着喇叭筒，一副自卑的样子。

马三眼睛一亮。玉儿也在人堆里，正在与一些男人开不荤不素的玩笑，马三心里想，玉儿也来参加竞标？

马三从小学就与玉儿是同班同桌的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马三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读初中三年级时。马三在一节自习课，给玉儿猜谜语：一根棍，五寸长，一头毛，一头光，钻进去，一股水，抽出来，一磨浆。玉儿听完，脸羞得绯红。

“你痞，流氓。”玉儿尖声怒骂。

正在自习的同学都惊愕了，目光刷刷刷朝马三和玉儿射来。班主任老师是刚从大学分配来的女老师，正处在与大学里的同学热恋之中，离开学校的那个夜晚，在省城师范大学的校园的长椅上，相依相偎，紧紧拥抱，一副生离死别的凄楚与悲壮，情不自禁的偷食了禁果。那一晚，整个校园荡漾着喝醉酒的学子歌声与恋人们的啜泣声。这位班主任老师当时正在看一本裴多芬爱情诗集。那一行行的诗句，像摇摆着小尾巴的蝌蚪一样在眼睛前游动，忽然就被玉儿的一声惊叫吓了一跳。

“江小玉，你叫什么？”班主任唬地站起来，厉声责问。

“他讲痞话。”

“我没有。”马三据理力争，“我给她猜谜语。”

“好好的书不看，猜什么谜语？”

“老师，你不是说猜谜语可以激活人的思维吗？”

“是的，我说过。”班主任老师停了片刻，平静了一下心绪，“好吧，你给江小玉猜了什么谜语，说给大家听听。”

“老师，他讲痞话。”玉儿想制止班主任老师。

“听他讲，你不要多嘴。如果他真的讲痞话，罚他扫一个星期教室。”

“……”马三站着不说话。全班同学齐刷刷的看着马三，教室出现僵持局面。

“讲呀！”

马三一字一顿的把那三字经谜语说出来。教室里顿时像受惊的马蜂窝，轰然而鸣。男同学欢呼着，有人甚至吹响尖锐的口哨声，女同学一概用书捂着嘴窃笑。班主任老师听完马三的三字经谜语，突然也脸热心跳，很自然想起那一晚的事情来，那晚两个年青人很慌乱潦草的完成人生第一次，来得很突然，消失得又那样快。两个年青人轻装上阵，草草收兵，几乎没有有什么过程，或者说没有深切的感受到那过程中的巨大乐趣，便各自逃回宿舍反刍。班主任基于这样一种情状，很自然就无地自容了。

“老师，不是痞话，是刷牙，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刷牙不是？”马三怕班主任老师惩罚，立即亮出谜底。

马三后来想到这件事，悟出这个生活中的常识的谜语还是隐藏有几分暧昧。

马三来到会议室，室内出现了暂时的安宁。

想要承包竹冲水库水面养殖的人有十多人，吵得最凶的有刚三年合同期满的原承包人猫皮。马三知道，这家伙是有名的吝啬鬼。上届三年只交四千元承包费，少说也净赚二万多元。村干部连一片鱼鳞都没有捞到。今年九月，吕副县长与余局长来水库钓鱼。当时讲好了，钓上

来的一斤以上的草鱼、鲤鱼、鳊鱼均按市场价格给予补偿，钓上来的小鱼放归水库放生，当天无事。可是过去两天，猫皮提半塑料桶三两半斤的鲤鱼、草鱼、鲢鱼找上家门。硬说是钓钩勾烂了鱼口，发炎，患病死了，向村里索赔，结果，还是以每斤十元的价格赔偿。气得马三差点扬手给他煽两耳刮子。

猫皮激烈地规劝想抓阉的村民，这养鱼像喂猪，讲的是运气，运气不好，背时倒灶，一晚鱼死个罄净干。马三从猫皮的眼中看到他的心思。马三想，这鱼塘就是光蓄水灌田，养野鱼，也不承包你这样的跌进油缸不沾油的角色。

阉子用信纸裁成手掌大小，纸面写上“包”、“不包”的字，放进农家腌菜的小口缸里，腌菜缸放在小方桌上，抓阉人交了押金后，就伸手到缸里抓颗阉。松松当然得逞所愿。

玉儿眼睛里闪动着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看了马三一眼，马三似无察觉。

村民散去之后，村干部大部分走了，只留下会计、出纳、村主任和马三四人。年关要到了，马三要代表马家湾村到县里给头头脑脑拜年。这种事，少人知道好，人多自然嘴多。但全体村干部和部分村民也心知肚明。古人说：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只要是马三和村班子一心一意为村民办事，保护村民利益，送点礼又算违背哪条哪款？何况这年头，你不送，像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又能办成什么事？桐云镇十六个村里，只有马家湾村没有向村民强行摊派村统筹等款项。仅这一点，马三在全体村民心目中就是不可多得的好领导。

地上的积雪盈尺，大地一遍雪白。马三只有一对儿女。女儿大些，去年嫁了人。儿子才二十岁，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到广州打工去了。据他来信说，在一家玩具厂工作，表现好，人又憨厚，老板很看重，当了什么“拉长”，月薪两千多元。马三给松松的那笔承包经费就是儿子刚寄来的。

马三自从老婆去世后，单身独影，像无根的浮萍飘浮不定。他的饭碗就放在马家湾村各家各户的碗橱里。这样一来，反而在村民的心目中落得亲民爱民的好名声。刘鸣曾经以此写了一篇千字通讯稿，发表在市报上。其实里面的道道只有马三自己心里清楚。马三是厌恶上灶台煮饭弄菜。正如刘秘书报道中所写，马三也就是东家坐，西家蹲，村民许多针头线脑似的矛盾总被他三言两语给解决，马木匠与临乡的山林纠纷闹了五年，还是马三给摆平，避免一场恶性事件的发生。

松松抓了阉，得到了竹冲水库的水面养殖承包权，但是，他仍然高兴不起来，整天满脸愁云惨雾。马三看在眼里。松松的担心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家境贫寒，自己目不识丁，只会做蠢阳春的角色，又怎么能把鱼养好呢？养鱼是一门科学呀。除此以外，就目前来说，得购买石灰进行清塘消毒，把涵洞堵好，就要一笔钱啊！大雪过后，新年过去，春季来临，雨水丰沛，不把水蓄满，怎么养鱼？马三心想，今晚是不是到松松家里去一趟？不行？抓阉时，猫皮总那眼睛瞄松松，疑神疑鬼样子，已经怀疑马三做了手脚，这个时候去松松家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忽然，马三想到玉儿，玉儿家与松松家隔壁，让玉儿去给松松打点气。

马三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田坎路，积雪在他的脚下发出咯吱咯吱声。马三朝玉儿家里走去。马三与玉儿有过一段恋情。高中毕业后，两人回到家乡。马三在冬季征兵中，积极报名体检，结果当了兵。在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两人私自定下关系。马三一去五年。在马三离开家乡的那个晚上，两人在阳河边的沙滩上散步。河风很冷，但两个年轻的心是热情洋溢的。两人信誓旦旦，大有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气概。马三抱着玉儿，第一次吻着玉儿温润绵软的嘴唇，右手在玉儿的胸前摸着。马三第一次摸到了玉儿那坚挺而丰满的乳房，细小的乳头。马三有了被电击一样的感觉，心宛如点燃引信的炮弹随时都要冲出胸膛而爆炸。他的手触摸玉儿肌肤时，就感触到玉儿情不自禁的颤栗，当他的左手要解开玉儿的腰带，企图滑过那起伏的小腹，进入神秘三角区时，玉儿猛地挣脱马三的手。玉儿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等你当兵回来，三哥，留给我们结婚那一夜吧。

第一年，两人书信不断，马三把玉儿的照片放在内衣口袋里，口袋贴心，让玉儿时时刻刻感

受到他的心跳和牵挂。马三把这种感觉写信告诉玉儿。第二年的时候，玉儿的书信稀少了。马三依然执着的写信诉说自己的爱。可是他身在青藏高原，打破脑壳也不会想到他所有的信件都被玉儿的父亲取走了，撕烂后扔进竹冲水库，水库的鱼儿，闲得无聊，吸着飘浮水面马三的山盟海誓的爱情，发现不是它们希望中的美食，又吐回水面。

玉儿父亲把她嫁给村书记马风林的儿子。玉儿在新婚的夜晚，投了竹冲水库，被村民捞了上来。玉儿的父亲跪在玉儿身边，说：“乖女，我们单家独姓，不嫁村书记家，怎么在院子立足生活？你如果硬是不愿意，我俩爷仨一起跳水库算了！”玉儿的儿子屈服了。

马三第四年回家探亲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想找上门，把村书记马风林揍一顿，以泄夺妻之恨。但是终于犟不过父亲。父亲说，马风林是马家湾权力最大的人，又是你的叔辈。你一个兵蛋蛋斗得过人家。有本事在部队里混个干部当当，出口气，也算光宗耀祖，才算角色，为一个女人去拼命，算条屌。何况人家玉儿为你跳水自杀过，也算对得起你，如今，人家生活好好的，女儿都满地飞跑，打得酱油买得盐了，你还去找人家闹？阳河的水能倒流！

马三没有去闹，父亲的话有理，玉儿日子过得幸福，这也是自己曾经的承诺和愿望，与不与自己长相厮守就那么重要？

玉儿结婚后十年，男人遭遇车祸而亡，只留下两儿一女。

马三与玉儿很少打招呼。只是两人总是目光躲躲闪闪，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马三回乡后经过几年的苦干，终于当上了马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在同行中赞誉日隆。

玉儿的家在竹冲水库里的山湾里，与松松家隔壁。玉儿儿女都大了，也是形单影只。这是不是天意呢？在马三心中，玉儿依然是那样的可人，让人心动难耐。

虽然冬天的夜晚黑得早，但是雪光如皎。虽已六点多钟，脚下的路还是看得清晰。

马三在村长家里呷了晚饭，悄悄溜到玉儿家。马三感到自己多少有点像电影里的间谍在潜往一秘密联络点接头的模样。马三噗哧一笑。

玉儿的爹临终前，才将他偷取了马三和玉儿往来的所有信件的事告诉她。玉儿虽然内心痛苦不已，但是怎么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发泄在临死的老人身上，他毕竟是自己的亲爹。自从玉儿看到马三退伍回乡之后，也没有将这件事向他说明。主要是自己已经有夫之妇，并且还有儿女在身边，这也许都是命。

玉儿家的门是虚掩的，马三推门走进去，一只小狗怯生生地轻吠两声，扑过来，叼住马三粘满雪水的裤脚。

马三轻咳两声，算是向玉儿打招呼。

玉儿仿佛对马三雪夜来访早在预料之中，没有露出惊讶神情来，好像是一个时常串门的老熟人。尽管马三自从退伍回乡，又当上村支部书记之后，从没有在夜里来玉儿家看望过她。这里当然包括玉儿寡住的十二个年头。

玉儿在自己的卧室里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市委领导深入贫困户家中送温暖的镜头。

“马书记，深夜到我家里来，有事吗？”

“玉儿，跟我打什么官腔。”马三在圆炉边坐下来。

“是来封我的嘴吧？不然，马书记还会到我这个单身婆家里来？有怕我拉干部下水。”

“你一张嘴就冒酸气，我受不了。”

“今天，在村部抓阄，你玩的鬼把戏以为我不知道？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

“我知道，不想点主意，松松捻得到阄？他的崽靠什么读完大学，就我们每年救济三两百元，那还不是掷到水里，鼓得出泡泡来？”

今天，马三从玉儿看他的眼神里知道她看穿了自己的鬼把戏。今天的捕阄罐里其实都是空阄，有效阄早由村长交给松松，松松只要捏着小纸团往罐里一伸一出，竹冲水库的承包权就稳稳的捏在手里了。

“玉儿，这些年，你一直在帮助松松一家，没有你的帮助，只怕他的崽还考不上大学。玉儿，

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吧。”

玉儿叹了口气，看着眼下圆炉烧得通红的炭火。

“玉儿，我今天是专程来收账的！”

“收账，讲鬼话，哪个欠你的账？我每年都是带头完成各项摊派任务。”玉儿一头雾水地看着马三。

“早在十八年前，你就欠我的账。”马三提醒玉儿，“今天，我连本带利，一起收。”

“……”玉儿看着马三。红红的炭火映着玉儿圆月般的脸。也许是玉儿善于保养，从她饱满的脸上完全看不出实际的年龄。

“玉儿，我知道，我写给你的信件和你给我的情书，都让你爹和马凤林给卡了，是你爹和马凤林合谋扼杀了我们的爱情。”马三有点情不自禁，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夜。

“玉儿，你应该是我的人。”

玉儿沉默着，脸上浮泛着悲苦的神情，泪珠在眼眶里打漩漩。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的心中有三哥。你以跳水自尽来逃避这件封建婚姻，来保存当初的真心承诺。玉儿，你心里有我。我当时草草结婚，心里赌气，我还认为你是个薄情寡义的女人。”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三哥。”玉儿对马三的表白深深感动了，低声抽泣。

“往事不堪回忆，但旧情总难忘却，玉儿，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没有沟沟坎坎挡我们，我们重新开始吧。好吗？”马三揽住玉儿抽动的肩膀。

“你喝了酒，我给你倒杯开水喝。”玉儿走出卧室，从堂屋端来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玉儿，给打盆热水来洗脚吧！”马三的口气，完全成了一个家庭主男的身份，“这么大的雪，你忍心让三哥走？”

“我现在可是寡妇，不怕大家的口水淹死你？”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何况我们是初恋情人。”马三也调侃几句，气氛显得轻松许多。

马三洗了脚。玉儿从儿子的房子里找来棉鞋给马三。

“三哥，你读书时讲的谜语，好痞。”

“那谜语有点味道，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

“三哥，你那时怎么突然想起要给我猜谜语？”

“你真的想知道？”

马三和玉儿沉醉在初中时代的生活中。

“那是快放暑假的盛夏的一天，你穿着一件白底蓝点的的确良衬衫，没有内衣。你正在专心致志写作业。我顺着你的颈脖，看到你胸前的两坨小奶子，心里就像有上万只小兔在蹦跳。突然就想起这个谜语，猜给你。”

“班上就你痞。”

“玉儿，我想问件事。”

“什么事？”

“十八年前，我应征入伍的那天冬夜，我们忘情的相搂相抱。我发狂发疯要得到你，你为什么逃去。”

“三哥，你怎么不替我想想？人家一个黄花姑娘，第一次被男人抱，你摸人家的奶，我让，但那是行的。再说……”

“再说什么，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怕羞？”

“你这个东西像钢筋顶着人家下身，我真怕。”玉儿说完，低着头，拿铁夹拨弄圆炉里的炭火。炭火很旺，洞照两个躁动的心。

“玉儿，那我今天夜里新旧帐一起收了。”马三有点把持不住自己。

玉儿沉默不语。

马三双手抱住玉儿。玉儿没有挣脱，俩人相拥走到床头。

“三哥，还猜个痞谜语好吗？”

“你真想听？”两人脱光衣服。玉儿身子直打颤。

“你听好，谅你也猜不到：半山腰上有条溪，两岸只见草萋萋，一条泥鳅钻进去，两颗田螺趴倒晞。”

“你真痞。”

马三已经控制不住，一翻身骑在玉儿身上。马三突然感到是那样雄壮勃大，胸中仿佛有万千雄兵伟将在广袤无垠的沙场上驰骋征战。马三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酣畅淋漓，仿佛自己马上要与玉儿融为一体，亘古不分。

雪样融化之后，马三感到很疲惫。

“玉儿。嫁给我，没人干涉我们。”

“人家要笑话我们，再说，儿女、媳妇他们意见怎么样？”

“我们都四十奔五十的人了，正当盛年。村里人也早把我俩当两口子。相信他们通情理，不会妨碍我们。”

“三哥，我是你的人，你知道吗？守寡之后，我就等这一天，就等你三哥这句话，我玉儿没有伤天害理，就不信天公神灵会对我不公平。三哥，这些年，不论你干什么，我都看在眼里，担在心上。”

马三把玉儿紧紧的抱在怀里，双手在玉儿的肌肤上抚摸。

“搞闹的人散伙后，很多人讲鬼话，最凶的是猫皮。”玉儿突然转移话题。

“讲鬼话有鸟用，我不相信他们能拿石头打得破天。不做手脚，松松抓得到闹？我是村书记，不帮他一把，他崽能读完大学？我知道，你去年在他崽上学的时候，给他家借了三千元钱。你不也在帮助他们吗？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呀。再说，那两口子，一个蠢，一个哑，怎么就生出这么个宝贝儿？有些事情，真是讲不清。”

“你才蠢。松松只会做阳春蠢工夫没有假，可人家哑娘女，心里鬼精鬼精，学什么，会什么。你看人家那手篾活，桐云镇找得出几个人来？”玉儿不无夸张地说。

马三突然就想起松松老婆每逢赶场挑着一担精巧的竹编麻篮、筛禾篮、菜篮到街上市面出售的样子，心理一惊，这么多年，自己竟然毫无觉察。

“玉儿，过好年，我们到镇上把事办了吧？”

“你拿主意。”

“玉儿，松松承包水库的事，不要到处信口打哇哇，坏了事，我不好收场。”

“我不是三岁娃，放一万个心。”

三

旧历年一过，河边的歪脖子柳树兀自爆出米粒般小嫩芽。马三与玉儿在桐云镇登记结婚。事先，俩人还是征求两方儿女的意见，没有遭到为难，村民早已经将俩人看成一家子，结婚只是时间的问题。马三也终于结束了“吃派饭”的日子。

松松看着竹冲水库泱泱水面波浪翻动，心情低落，像狗咬大西瓜，无从下嘴。儿子朝阳上学去了，松松给儿子四处借了2000元钱，但是儿子很倔强，仅带走1000元，除了到北京的火车费，已经所剩不多，他怎么过日子？朝阳对父亲讲得蛮轻松，说自己可以边读书边打工做家教挣钱来养活自己，让父母放心！哪个放得心下。松松东奔西凑借来1000元，加上儿子留下的1000元，合起来两千元，全部购买鱼苗，但是，面对二百多亩水面，这区区几千尾鱼苗，还没有野鲫鱼和尖嘴巴鱼多。松松整天忧心忡忡，坐在塘坎樟树下对水叹气，无可奈何。

这时，市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署名刘鸣的文章，题目是《阳城县畜牧水产局与贫困人大

生喜结扶贫对子》。这篇报道是马三请刘鸣写的，文章内容是报道阳城县畜牧水产局局长余家栋带领局领导班子深入桐云镇马家湾村贫困的人民大学学生马朝阳家中，嘘寒问暖，当得知马朝阳的父亲承包村小II水库的水面养殖而无钱购买鱼苗陷入绝境时，现场办公，从县鱼场解决鲤鲢等鱼苗二十万尾，同时无偿给予养殖技术指导云云。这是假新闻，假在新闻事实纯属虚构，或者说新闻事件还没有发生。马三喜滋滋地来到畜牧水产局找余局长。

余家栋唬了脸说：“你可真行啊！把我放到火上烤。”

马三嬉笑道：“老领导，莫生气，我没有给你难堪，这眼屎大点事，难得到你？”

余局长接过马三呈过的请示，看到请示眉头空白处吕副县长已经签了字。余局长也不好责怪马三，叹口气说：“你呀，真拿你没有办法。”

马三顺利地县畜牧水产局的养鱼场拉来了二十万尾鲤鱼、鲢鱼、鳙鱼苗，马三告诉余局长，他已经向老首长承诺，投放二十万尾鱼苗，竹冲水库就可以竖牌为县畜牧水产局科技养鱼示范基地，同时还可以是县钓鱼协会的练兵场和竞技场。吕副县长和余局长经常为找不到理想的钓鱼基地而头痛，这可是一举多得，一石三鸟的好事。

放好鱼苗，马三赶回家中，途经村长家门口时，被村长拦住。村长告诉马三，桐云镇的计生办主任肖晓彬带着一伙“小屁股”在家里等。昨天，马三去县里调鱼苗，村长代替马三到镇政府开的“春季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会议，镇政府特地搞这次规模盛大的春季计生突击活动。强调从1990年以来，凡是计划外生育和多胎生育的对象户，没有处罚到位的坚决补罚到位。马三听完村长的话，心情低落。

“噢，”马三从口腔发出一个信号后，朝村长家里走去。“小屁股”是镇政府从各村临时请来的“王横角色”，又被群众称为“计划生育敢死队”，专干些镇领导发话，他们动手牵猪赶牛上房揭瓦砸屋的蛮横勾当，是政府的“御林军”，群众评价极坏。

肖晓彬正在与“小屁股”在打麻将。

肖晓彬看到马三，放下手中活计，转身让给身旁的小伙子，与马三握手寒暄。肖晓彬传达了镇党委政府的“春突”会议精神，便从公文包内拿出一迭打印材料，上面密密麻麻写有马家湾村十年来多胎生育和计划外生育的名单。肖晓彬说，通知和罚款数都填写好了，只等马书记来研究方案，工作不能落后，要尽快铺开。肖晓彬说，雷镇长分在马家湾村，本来他自己要来，今天到县里开农业工作会议去了，我来时，他一再嘱咐我，依靠马书记，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好，马家湾村是第一战，千万不能泼汤。

马三拿着肖晓彬递过来的名单，一边听肖主任说话，一边认真地看。

马家湾唯一的多胎，是三组的苗婆。苗婆单身寡妇将三女一儿盘大，很不容易。儿子儿媳先后生下三个女儿后终于得了个“接香火的”，儿子儿媳如今在广州打工。家里木房早被“敢死队”拆了，按照当地的说法“搞得屋场翻天”，仅剩下的二檐小偏房还是马三说情才勉强留下来让祖孙四人栖住。这次计划生育突击活动，先从苗婆那动手，这样一来，才能服众。马三对肖晓彬讲：“你们先玩，我去看看谁家里有没有鸡鸭卖，今年，肖主任还是头次来，晚上由村里请客，明天，你们就自理了，这也是惯例。”

“婶，镇计生办的人又来了。”马三来到苗婆家里，苗婆正在矮沿脚盆里切猪菜，“你赶紧到牛牯屠夫家，将猪栏里的架子猪卖给他，不然，他们看你拿不出钱，就要撵你的猪。婶，你这火烟楼上挂的两只猪腿也藏起来，啊！”马三交代完话，急匆匆离开苗婆家。

桐云镇春突还没有半个月时间，市纪委和县计划生育局工作小组就来到桐云。有人写匿名信给市纪委状告桐云镇在春突活动中不依法行政，差点逼死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并且实施了牵牛赶猪的非法手段云云，其行为与解放前的抢犯不差多少，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马家湾只查出了二例非法怀孕，这是两个年青人“呷冷饭”的结果，各罚两千元。镇计生办工作队草草结束了马家湾的春突。

四

这是金秋九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田畈上的晚稻正抽穗灌浆，秋风凉酥酥的，给人神情舒适的感觉。

县畜牧水产局余局长在桐云镇雷镇长和马三的陪同下，来到竹冲水库。今天，余局长以阳城县钓鱼协会会长的身分来竹冲联系钓鱼竞赛事宜，与他同行的还有县史志办文彩河、县建设局党组书记龙俊。关于文彩河，阳城县大小行政干部哪个不知道其大名？文彩河是阳城有名的笔杆子，写新闻、政论文章的剪辑本有几大箩筐。在他的吹捧之下，四任县主要领导纷纷上市里或省里担任要职，前呼后拥，十分炫耀。文彩河写了几年之后，与他一起来县委宣传部的“枪手们”有的下到乡镇当了一把手，有的到效益好的大局当了第一副局长，很有可能顶替一把手的宝座。可自己没有一点希望，文彩河平常喜欢喝酒，喝醉酒之后骂朝天娘。据传言，文彩河被贬县史志办，最大的失误有次在朋友聚会酒后吟了首打油诗。文彩河酒量不大，却逢酒必喝，端杯必醉。但是，在阳城，文彩河的文名无人能及，加之性情耿直，所以，朋友很多。那天，几杯过后，有人学电影里日本人的口腔说文彩河你文章写得绝，但是酒量你的大大的不行。今天，你吟首诗，免杯酒，如何？文彩河已经有了七分醉意，情绪很亢奋，很想在朋友中露两手，就说此话当真，你们不许反悔？大家就说当真，谁反悔，脑壳没有皮！文彩河几分神秘地问，你们知道去年轰动全市的市交通局局长贪污受贿案在哪里审讯的吗？这是新泉市建国以来一起腐败窝案，涉案32人，在省城至新泉的高速公路建设中贪污工程款4000余万元，致使该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轰动新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议论鼎沸。当时，有多种民间版本在流传。但是，主犯在哪里双规审讯的确不清楚。大家好奇地看着文彩河，都想从他嘴里钓出答案来。“不知道吧？在我们党校。”“不会吧？”大家直摇头。这是真的！党校后院有十几棵高大挺拔的古樟树，树林里有一栋两楼一地的小屋，就是关押在那里审讯的。你怎么晓得是审讯他呢？党校李校长是我老表，他说的有假？这个案子早已经结案了，也失去了新鲜感。有人就说，文彩河，你会不会吟诗？不会，就喝酒，不要扯偏谎。大家就附和，催促他赶快吟首诗，不然就把大家喝进肚里的一杯酒补上。文彩河很得意地捻了一把光溜溜的尖下巴，好吧，今天，我就以阳城党校吟首诗：“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既无和尚又无僧，腐败分子在深造。”大家听完，拍掌大笑，高声叫绝。阳城党校在县城东南面的小山岗上，古樟掩映，清风拂过，露出黑瓦屋脊，十分幽静。后来，自然有好事者将这首打油诗传出去，不久，文彩河就到了史志办工作。

事后，吕副县长很为他鸣不平，找到县委书记说，不就是一首破诗，酒后戏言，就“枪毙”人家，怎么体现我们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但是，由于人事安排从来是县委的工作，政府领导也不便于言辞过多，已成事实，回天无力。

文彩河虽然被贬到县史志办，但他文人的倔强性格并没有因政治前途被打击而颓废气馁。自古以来，文人就有一种通病，当他们人生遭受挫伤之后，很像一匹受伤的狼，躲在不为人知的洞穴里用最后的一点自命清高化疗内心的伤痛。如果不是严格的将文人这一概念狭小化，大抵文彩河完全算是一个文人了。文彩河在阳城是大家公认的“一支笔”，乃至新泉市同仁中也有很好的口碑。他爱好广泛，擅长新闻、小言论、调查报告、特别是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在阳城小有诗名。文彩河到县史志办只是副科待遇，主任和两位副主任对他遭遇颇有同感，对他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为此，文彩河彻底成了三等干部：等下班、等工资、等退休。他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钓鱼和吟诗，唯一对政府大院里出出进进的表面上整天忙忙碌碌的大小官员有好感的是吕副县长，这位即将退休的副县长，自始至终保持着军人的耿直，假如肩上扛把锄头，在乡里田间行走，完全是土头土脑的老农模样。所以，文彩河与他在一起，心里是熨帖舒畅的。文彩河到底没有改变对写作的浓厚兴趣，百无聊赖时，他对图书市场进行考察，惊讶地发现，古代文人骚客创作的有关钓鱼诗词散落，无人给予很好的收集整理，进行编排组合，然后简略注释、评点，汇集成书，那不仅可以填补我国钓鱼文化空白，自己还可以得到一些经济收益！文彩河是个想好就付诸行动的人，仅半年时间，他编写的名为《中

国历代钓鱼诗词全集》由南方一家很有名气的出版社付梓出版，全书30万字，一次印刷2万册，年底可以上市。这时候，文彩河就觉得自己过去那些年没日没夜忙碌为别人的政绩而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能事真他妈的鸟毛不如。现在，文彩河只要看到报纸，心里就恶心，很鄙视地说：“报纸，除了日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完全是不经意的一句话，立即传遍阳城，成了人们对当今报业的一种民间评说，效果不亚于那首打油诗，成了阳城人的经典言论。

建设局党组书记龙俊，原来是大龙乡的党委书记。据县委组织部的实权人士事后透露，最初的人事方案，龙俊是建设局的局长，可是正在县委组织部准备将方案呈交县委最后定盘时，有人状告龙俊在大龙乡当党委书记时，利用职权之便，受贿锰矿老板20万元。锰矿是阳城县委、县政府领导们引以为豪的私营企业，在新泉市也是一块成功的响当当的招商引资牌子。告状信寄到了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好像还附有证据材料，有鼻子有眼睛。根据这种情况，组织部还是很慎重地将龙俊的情况向县委做了详细汇报，结果，龙俊担任了建设局的党组书记。在风风雨雨的谣传中，龙俊倒显得很风雨不惊，反正接近五十岁的人，仕途也是床脚下面放风筝，只有这么高了，心也就散淡了。妻子在县一中当外语老师，天天陪着读高三的儿子读书，龙俊倒成了单位、家里的甩手掌柜，真正省了心。百无聊赖就喜欢上了钓鱼的行当，无事跟着吕副县长和余局长钓鱼，寄情于山水之间，赚得个闲情自乐。

两年了，竹冲水库里的鱼最大的鱼也有八九斤重。这对于已经有十五年建会历史的阳城钓鱼协会来说，是不能不尽显其能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年，市钓鱼协会曾经举办过一场全市十六个县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的“迎回归”钓鱼竞赛。阳城县的九名钓手，在吕副县长的率领下，夺得团体亚军，吕副县长一根手竿钓上来一条26斤重的红尾大鲤鱼，摘取桂冠。在新泉说到钓鱼的事情，话题自然是不能绕过阳城的，说到阳城，自然又是不能不提到吕副县长。自从“迎回归”竞赛之后，阳城县的钓鱼协会的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拥有会员465人。十天前，市钓鱼协会发来通知，要举办空前绝后的跨世纪钓鱼竞赛活动。通知还说明比赛时间、地点、竞赛人数仅十人，要求搞好预选赛，筛选出钓鱼高手参加市里举办的竞赛。余家栋向吕副县长汇报，同时呈交县钓协研究，制定详细的比赛方案。最后定于今秋十月三日在马家湾村竹冲水库举行预赛。吕副县长作为阳城举足轻重的老钓手，自然是十分重视，当即指示，从农划资金里解决一万元，缺口部分由钓协自行解决。

阳城县有大小乡镇三十个，水库上百座，为什么偏偏要选在马家湾的竹冲水库？余家栋对这件事有所考虑。竹冲水库作为县畜牧水产局的科技扶贫点，县钓协的垂钓基地，赛场选在这里也是合情合理。然后，四百多人比赛，一溜拉排开，也要地方挤，再说，一天下来，少说也要钓几千斤鱼。如果途中主人翻悔，大闹起来。那怎么收场？而马三是镇得住场面的人。前年，县钓协在青木乡李树冲水库举行了一场竞赛，事先，已经与塘主协议好，县钓协给塘主4000元现金，承包一天的钓鱼权，钓手们钓上来的鱼半斤以下放生，半斤以上由钓手们揣回家。塘主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没有经验，心里掐指算来，觉得划算，就高高兴兴签定协议，接了钱。哪知，当塘主看到两大客车拉来百多号人，密密麻麻在水库坎上排下阵来，心里就有了怯意。钓手们刚坐下来两个小时，钓竿此起彼伏，一尾一尾鲜活的草鱼、鲤鱼、鳊鱼从水里拉出来时，塘主就坐不住了，怂恿老婆在水库旁的山上的枞树林里砸石头，乡干部出面干涉，也无济于事，闹得比赛草草收场。本来吕副县长要参加县里的一个重要会议，他为了参赛特意请了假，兴致勃勃地参加比赛，想凭借多年的经验，夺取竞赛冠军，还不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稳拿！哪知道出现这种事，自然没了兴趣，气愤地收了钓具，青了老脸，与余家栋招呼也不打，开车回城。一些参赛者气愤地找到余家栋，说要退还参赛费，搞得余家栋恨不得自己变成鱼钻进水库里去。从那事以后，余家栋心里就想如果今后办这样的事，一定要牢靠，多花点钱无所谓，只是不要发生上次不愉快的事情就好了。

马三自然是不能觊觎余家栋的心事。前几次的酒宴上，余局长就给马三吹风，要在十月来竹